

从“被看见”到“看见”自己

李凤群和她的文学之旅

□宋明炜



认识李凤群，已经有十年了。2014年夏天，她到(美国)波士顿来，带给我几本她出版的小说。在那之前，就有朋友推荐我特别留心她的《大江边》，是厚实的一本大书，细细密密地印着小字。妻子比我读得快，称此作有莫言的力气。我粗粗读了一遍，觉得是非常用心的作品，作者实心实意、用尽力气写出来的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就有了一个印象，李凤群如同一个女版的莫言。聊天中，我得知她的抱负，她对中国近现代历史、挣扎在底层的人们的生活的理解，是极敏感的，她对痛苦有非凡的共情，在面对未来的时候，既心怀希望，但又有着认真的谨慎。在写作上，她也像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许多作家那样，仿佛在开辟鸿蒙壮烈喧哗的一代之后，面对眼前的卑微的文学时代，有点把握不准自己的位置。那时候，我跟李凤群谈到狄更斯、福克纳、王安忆，谈的都是长篇巨作，我一直认为她的文学命脉是承续着大时代的传统。

2022年，李凤群给我一部新小说。这之前，她一直感到疲惫，我有一次说，作家写小说，是损耗力气的，但有时候也不妨写一两部“养人”的小说。我指的是那种作家在艺术上更自由的写作，可以给自己一个空间，在纷乱的时代中有自己可以容身的地方。或者说，这也可以是一种通过书写疗治自己的写作。李凤群用了一年多时间，写出了一本作品，这次她似乎慢下来了，我有幸作为这本小说的第一个读者，和她做了很多的讨论。很快我发现，这不是我心目中那滋养人的小说，李凤群写出来的，依然是一部充满灵魂动荡的作品。这部小说看似从时代的洪流中剥离出来，只是与此前的四部“大”小说(《大江边》《大风》《大野》《大望》)不同，这部小说写的是大时代中一个女人渴望藏身的“小留”(这是主人公余文真的可以回去、可以躲避、可以反思、可以成长的私密空间)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李凤群通过自己的方式，写出不同于我期待的那种养人的小说，这个意义更为重大。

2023年初，这部书稿修改成功，标题是《月下》。《月下》主人公余文真是一个内地小城的女青年，她最初渴望的是在大时代中“被看见”，如同一个浪漫英雄，她所想的，都是怎么站在大时代的潮流中。“余文真多么渴望被看见。”这第一句话，像是交响乐的第一个乐句，这句话中表达的渴望，形成了一种情节的势力，开始推动小说故事往下走。余文真渴望被看见，就像爱玛·包法利渴望浪漫一样，构成了一种宿命的形势，决定了这部小说的情节形式和故事走向。爱玛·包法利是自然主义大师福楼拜研究社会的对象化人物，虽然他自陈写到爱玛自杀的时候自己也满嘴砒霜味道，但他要做的不是认同爱玛，而是瓦解爱玛的罗

曼蒂克。李凤群写余文真，从“余文真渴望被看见”第一句中传达出来的渴望，却不完全属于对象化的人物，而是包含了余文真作为第三人称限制视角的主人公(也就是亨利·詹姆斯以来已经成为现代小说标志的第三人称的人物自我，代表叙述者声音的具有理性分析和伦理判断能力的自我)对于自己的对象化的渴望。这个渴望是有理性和伦理自觉的，因此也是双重意义的渴望，渴望自己被看见，也同时意味着(透过别人的目光)看见了自己。看起来好像余文真可以一分为二，有一个会“渴望”的具有主观能力的自己，和一个作为看的对象的自己——那是她心目中自己的理想形象吗？那是她的罗曼蒂克幻想吗？如果是渴望“被”看见，余文真想给人看到什么？与此同时，那个心怀“渴望”的她，在被看见的过程中经历了什么样的心路？或许这个处在看与被看之间的，分裂的余文真，才是完整的余文真，这不只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境况，而是一体两面的自我位置。这决定了余文真不可能是没有理性分析能力(因而坠入罗曼蒂克爱河)的爱玛·包法利，但作家李凤群也不是与现实“风俗”保持观测距离的自然主义小说家福楼拜，在《月下》这部描绘十多年时代变迁的小说中，渴望被看见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浪漫化的主题，这之后一点点打开残酷的现实，但写实并未能真正瓦解浪漫，真正瓦解浪漫的另有其力，是生发自余文真最内在的心底里的力量，也是这同样的力量瓦解了最终被余文真“看见”的现实。

当余文真遇到有着谜一样魅力的来自外面大世界的中年男人

章东南，她的浪漫渴望开始像春天的植物一样疯长。章东南征服余文真的方法，正是“看见”她，把她拍进照片里，再让她也看到“自己”。但在这个时候，她才发现自己其实根本“看不见”现实。章东南把她带进了一个流光溢彩的新世界，在当地小镇一座一座拔地而起的酒店里，带她进入现代生活，但与此同时，他却完全没有向她打开她渴望知道的外面的世界，那个大时代风驰电掣的世界，抑或他自己的内心，有关自己的任何真相。余文真就在小镇城市化过程中生长出来的新的现实表皮浅层打转，而她与章东南的情爱也在一层层薄的薄膜上滑动，没有一点东西是可以把握得住的。当章东南突然消失之后，已经跨过包法利夫人绝望时刻的余文真，选择了与小说开头完全相反的动作，就是从渴望被看见，转为要把自己藏起来。于是小说有了最精彩的段落，这就是余文真在迷茫和绝望中藏身自己的租屋“小留”，在旧城区的破败弄堂里，在陌生和熟悉的人群中，她不要“被看见”，也不要“看见”。

小说情节展现了小城的变迁，有的地方被看见了，光鲜了，如同余文真想象中的远方，那些都市，比如北上广深，甚至更远方的，巴黎和伦敦。但小城也有地方，在时光的流逝中搁浅了，仿佛被时代潮流抛在岸边的地方。随着情节推动，越往后，余文真越意识到，她只有在被时间遗忘的“小留”(唯有她自己知道的存身之所)，她才能把自己藏起来。“小留”是余文真为自己租的一个小小房间，如同黑洞、深渊一般吸附能量。在这过程中，余文真经历的是一次欲望驱使下的充满着阴谋与欺骗的爱情

——或用爱情的名义进行的战争。余文真在此过程中受尽伤害，遍体鳞伤，但也激发了自己心目中的种种恶念，她在堕入深渊的边缘，无法自持。每当余文真精神煎熬，她便回到“小留”，在这里疗伤，在这里让自己被世界遗忘，她无数次回到“小留”，在善恶间挣扎，在放弃和前行间徘徊。

经历了炼狱一般身心俱焚的煎熬之后——小说特意从一场举国震惊的灾难事件开始，然后在又一次将改变世界的灾难事件发生之际结束——这是一个有意味的生死轮回的过程，余文真终于有机会再次面对章东南，而此时余文真已经不再纯真和浪漫，她心目中一直是爱恨交加无从解锁的章东南，也是曾经一直向她阻隔真相、将她困在情感地狱中的章东南，突然选择在这个相遇中说出真相。这个真相令人痛惜。余文真之前的痛苦和仇恨被她与生俱来的善念化解了。这样在小说结尾突然坦白的设置，犹如机械降神一样，本来是19世纪以后的现代小说之大忌。但在《月下》非如此不可，余文真并不是要宽宥章东南，甚至在这里章东南揭开的现实真相是什么都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余文真突然知道另一个自己以为是亲爱的人的真实生活后，她同时也透过那个最初不肯向自己打开的现实，重新看见了那个过去茫然无措的自己。余文真渴望被看见，但她最后看见的不是那个理想浪漫的自己，而是已经成为过去的自己。她也同时看见现实在她的视野里轰然倒塌。在那个时候，余文真才从“被看见”与“看见”的分裂中，第一次获得了自由的感觉，找到了救赎自己的力量，“它吞吐时间，吞吐一切欲望，因对其承载之物的舍弃，而成为它自己，成为自己。”小说最后一句话，恰好完美地回应了开头第一句话。余文真看着那个被看见的自己开始行动：“余文真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脚尖迈出去。”

与所有那些跟大时代的打算相比，余文真之后在“小留”才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、真正的肉身的“我”。她在“小留”中完成了自我重塑，在大时代中看到自己的平凡，也正因此才能重塑自己的内在英雄，才能够用宽容的心，获得心灵的自由，最后她走出“小留”，面对自己那不堪的爱情，她选择了直面自己，也因此她获得一个崭新的世界。

到此，李凤群的文学之旅变得比时代所能给予的更加宽广。我为她感到欢欣鼓舞。

宋明炜，(美国)中国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学会会长，著有英文著作 Young China《少年中国：青春话语和成长小说》、Fear of Seeing《看的恐惧：中国科幻小说诗学》；中文著作《中国科幻新浪潮》《批评与想象》《浮世的悲哀：张爱玲传》等七部。

更深的蓝

□格日勒其木格·黑鹤

2013年，我到(青海)西宁领取一个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的青年作家奖项，一起获奖的有李凤群。印象里，她黑色的长发梳理得没有痕迹，温和的目光中有一种似乎可以让时间感到困顿的凝滞。

在领奖后的座谈会上，我坦言没有阅读过她的作品，正如她也不曾知晓我的创作。我们互相都不在对方的阅读范畴之内。出于好奇，在座谈会结束后，我立刻上网购买了她的长篇小说《大江边》。在我结束那次旅程回到北方时，那本厚重的书已经先我而到。六十万字的体量，封面设计朴素得只能以极简来形容。这次阅读是一个足以令我对她刮目相看的过程。能够与她并肩获奖，我有些许的不安与惭愧。

我内心中真正的长篇小说应该需要包含足够的信息量，对某个历史时期民生的精确把握，这也是为什么当年《百年孤独》进入中国时对我们所有文学青年的内心所造成的巨大震撼。当然，还有近似虔诚的耐心，而说到耐心，正是李凤群所拥有的除上述条件之外天生具备的素质。

西宁一别，我和李凤群再未有机会见面，但隔段时间总会通过邮件或者社交软件简短地聊上几次。印象里最近一次联系，是我2023年初参加上海的文学活动，在上图东馆外的宣传版上，看到她的《大望》被评选为“中国好书”。上面有书的封面和她的照片，我认真地拍下发送给她。

回忆那次领奖，还有一个细节。活动之后是闲散的观光环节，到西宁必去青海湖。在青海湖景区午餐后，我们坐在店外的阳光中因为高原反应昏昏欲睡，店家的孩子跑过来加入我们，那幼童几乎立刻就与李凤群熟稔起来，被她抱在怀里。有同行的朋友拍下一张照片，李凤群抱着那孩子，画面中还有坐在她旁边的我。我们三个人简单地扮演了一个三口之家的美好。

拍摄完后，我向前景望向湖面。那视野中的一片蓝，比阳光之中原本澄澈的空气更蓝，蓝得醇厚而宁静，那是近似凝固的蓝。在焦渴荒寒的秋日高原上，这蓝本身就是一种奇迹。

青海湖，在当地被称作库库淖尔。其实，此词源自蒙古语，即呼和诺尔。

蓝色的湖，这世界需要更深的蓝。

格日勒其木格·黑鹤，出版有《黑焰》《鬼狗》《狼谷的孩子》《叨狼》《驯鹿六季》等多部作品，比安基国际自然文学奖小说大奖得主。